

雕天下

云南边城一个天才木匠的传奇

杨杨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雕天下

云南边城一个天才木匠的传奇

杨杨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雕天下;云南边城一个天才木匠的传奇/杨杨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7.4
ISBN 978-7-5396-2669-7

I. 雕... II. 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1437

雕天下——云南边城一个天才木匠的传奇

杨杨著

责任编辑:岑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8.5

字 数:250,000

印 数:7,000

版 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2669-7

定 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一

神秘巫境中的言说者

——《雕天下》前序

陈 勇

001

怀着一种奇异的感情，几乎是一口气彻底地读完了杨杨呈现在面前的原创长篇小说《雕天下》。木质的味道从那一刻就开始逐一弥漫在空气中，随着语词的朝前递嬗，神秘巫境的言说者杨杨，用来自滇南的声音，吟说着一个被我们的阅读幻想曾经追寻的一种文字图像开始出现了。杨杨，是我在21世纪初叶认识的一个写作朋友，他生活在通海秀山脚下，他在滇南的小县城创建了书斋，从而也创造了一座写作的迷宫，记不清有多少时刻，每次经过滇南，都要经过杨杨的书屋，并情不自禁地走进去。从许多年以前开始，杨杨就跟我们讲述了一个“木头圣徒”的故事，也许，从那时开始，杨杨就已经在虚构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了。在悄无声息的时间磨砺之中，突然之间，一部原创长篇展现在面前，宛如割舍开了作家创作的过程，那些已经被省略的时间都已经深藏不露，只有在翻拂纸页时，我才预感到了作为生活在语词边缘之秘境的杨杨，已经用他的作品，给我以及读者的你们带来了一种阅读的震撼和喜悦：这是一部超越了现实意义的作品，它几乎汇集了神秘巫境中的一切语词，从而揭示了一个生活在遥远世纪艺术家不为人知的世俗史和艺术史。为此，解开了笼罩在时间之雾中的一世秘密，让我们领略并呼吸到了犹如朝露相互编织的光阴的色香。

我舍去了一切芜杂，专心致志地阅读完了这部作品之后，从内心深处开始向这位滇南的作家致意，他的这本书无疑是一次苦涩而艰辛的旅途，其中，穿越的时空只有用作家篡改过的魔法才能贯穿到底。当云南南方的小木匠——高石美在阅读中的图像里冉冉上升时，云南春天的一层薄雾

已经开始弥漫，并在层层叠叠的湿雾中一波三折，仿佛久远的四堂木雕格扇门已经敞开，随同黝亮光泽的相互映照，我开始被一种漫长的时间所笼罩着。就这样，阅读的快感已经降临，仿佛已经进入1870年6月的一个黄昏，那是故事的开始，那是一个木雕艺术家出入的尼郎镇，那里正发生着一场灾难，正是那场属于一个小地方，也属于人类生活的鼠疫，展现出了一个庞大的人生游戏，于是，南方边缘的尼郎镇——一个朴实而伟大的艺术家已经被时间看见。

时间，只有伟大而辗转不息的时间之谜，才可以让我们在此刻，在远离着尼郎小镇的另外一个世纪看见了高石美那双黝亮的眼睛，他是必须从鼠疫中出走的少年，他必须绕开鼠疫，走出一个小世界，用生命的存在证实他以后最为漫长的熔炼，所以，他活了下来，而且走出了尼郎镇。我阅读着小说中每一个精心谋策的细节，因为出生并生活在云南，所以，我能够凭着语词的味道嗅到一种人性的魔法，那是熔炼时间之谜的圣殿，于是，小木匠高石美朝着圣殿走来了，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

高石美被杨杨安置在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之中，那就是自始至终伸出双手，触抚到世间万物的语词，那也许是飞鸟的双翼掠开一层层屏障，那也许是神赋予他视线的一种喜悦。尽管如此，高石美却回避不了同俗世的一种苦难，所以，伴随着高石美的艺术生涯，永远是来自现实的，难以预测的一次又一次变异，这也许是人性，也许是魔法。一个创造性的作家应该将一种合理的魔法展现在我们面前，并且赋予这个魔法以诗学和形而上的意义。在这部小说中，通过中国云南南方地区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小木匠的私人生活，我们可以深入到杨杨一个巨大的魔法王国中去旅行，在里面，在荆棘制造的层层屏障之中，我们会与云南南方地区特殊而迷人的地理环境相遇，那些路径、瓜果、暗夜中升起有月色弥漫，都散发出只有我们灵魂被其召唤的一种声音；我们还会在小木匠高石美漫长的触抚之中，一次次地被他迷人的手指带到一种精神的圣殿中去，在里面，一切苦难都已经表述为喜悦和肉身被彻底净化的境界。

在里面，在一个伟大的魔法面前，阅读以从未有过的力量使那个19世纪的小木匠突然复活了，诡异的画面中出现了高石美的身体，然后才出现了他的灵魂。当身体被世间万物所磨砺时，灵魂才骤然间跳了出来，前

来与我们相遇。很显然,为了写作这部作品,杨杨准备好了叙述一个魔法的许多材料,比如,在书中,出现的织物关系,它的编织,宛如一场祈求上苍时的典仪;比如,从四周空气中散发的一切声音,把我们引领到一个生命的熔炼之地;比如,在命运不可抗拒的变幻之中,一切生死之谜的降临,改变了我们的现实;比如,松枝摇曳着,在之后突然带来了寂静,之后,又带来了燃烧……

总而言之,这部作品产生了云南南方地区一种独特的叙述魔法,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史带来了动人心弦的力量。杨杨呈现出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,在阅读之前,犹如一个黎明的降临,那些令人着迷的烟雾尽管笼罩着我们,却驱使我们快快出发,因为受真理的召唤,我们进入了其中,我们也许就是高石美,伴随着他的命运演绎,我们同时也经历了磨砺。在阅读之后,突然间,我们似乎变成了飞鸟,已经在纵身之中穿越了黑暗和光明的万丈深渊,我们到达山顶,我们触摸到了蓝色的彩云,哪怕死亡已经召唤我们,我们也会伸出双手犹如高石美伸出了他的手,触抚到了木头上最明亮的那些光泽。

这是一部 21 世纪最迷人的作品,它出自中国滇南杨杨所吟唱的传说之中。一部作品应该是一种传说,给我们的人类精神领域带来了灵魂出窍的时刻,而杨杨的作品,在那个早晨,使我的灵魂开始出窍,飞了起来。

2007 年 3 月 8 日

序二

艺术花园里的那条秘密小径

——长篇小说《雕天下》引

汤世玄

004

真喜欢那些滇南小城：多如珠串，小若玉雕。建水的井、个旧的锡、蒙自的湖、石屏的海菜腔。秀山下杞麓湖边的通海虽不全属滇南，倒脱不开滇南小城的韵味——看来看去个个都像花园，八分深邃第一派简静，百世清雅绽几缕馨香。何况幽曲的街巷莫辨南北，温润的季候不分春夏；方言清婉如歌，无论男女；小调亢亮若云，兼容忧乐；去滇南小城走一遭，那种绮丽的寂寥、清醒的迷茫，让人怎么都像一头闯进了万花筒，忙得眼睛想闭也硬是闭不上。街巷两边，民居宅院看似不起眼，无非粉壁漫漶、檐瓦青涩，往深处一走，倒有的是令人称奇叫绝的去处，飘逸的古雅温热的清幽，直让人惊喜莫名：那丛斜逸墙外的栀子花，手尽管够它不着，暗香倒早已盈满衣袖；那堂蟠龙歇凤的木雕格子门，教人直想穿过那道艺术门禁，披一身绝世风尘，灌两眼历史沧桑。待灯火阑珊，约上亲朋好友漫不经心地溜进小巷深处，往烧烤小摊前那么一坐，就着幽深夜色昏黄油灯要几样小吃，品尝的竟是原味的世井风情，那种烟熏火燎的辛辣，让人透心的舒服。那样的小城离山近，离水也近。山虽说尽皆由滇西北奔涌而来，到这里到底也失去了磅礴气势，仿佛园林中的随心装点，低矮绵密，玲珑剔透；田畴就在城边，算不得坦阔，倒不时就有葱郁扑眼阡陌蜿蜒，四野剑麻灰绿三角梅殷红；再往外走，大抵都有一汪湖水清亮如镜，把座座小城映照得钟

毓灵秀。料想小城里的日子既宁静温煦，也拥挤闹热——世俗得彻底，更温雅得通透。以为那样的小城无非生长些方言小调剑麻三角梅之类，就错了，也生长神话巫术美女奇人魔幻传奇——林林总总像一张大网，信手拎起一缕线头，便能瓜瓜蔓蔓地带起一大片，网尽天下。难怪当年艾芜只身漂泊，马子华策马路过，归来便有了《南行记》、《滇南散记》，叫人爱不释手，便感叹好辞章都让前人写完了，好去处都让朋友占光了，让我的艳羡险些就变成了妒忌——比如那个在通海文庙一间平房里住过多年，潇潇洒洒沾得满身清雅文气的杨杨。

那天通海天气晴和风柔云软，沿一条乡村公路东绕西拐，杨杨说要带我去看通海附近一个村子。云南的村子见得多了，格局皆烂熟于心，岂料此村非彼村：紧靠路边，一溜两丈高的石墙青苔斑驳，门倒只是几个森黑的洞。钻进去，随杨杨沿一条幽暗小巷愈走愈深，直走得惊心动魄，稀里糊涂地便闯进了一段古老传奇：转眼街巷尽失，人户不辨，从一户人家进去，眼看已到尽头无路可走，转瞬倒又趑进另一户人家。莫非看似密密麻麻又各各独立的村舍之间，有一条外人不知的通道？前家的窗户，紧挨着后家的厨房，从这家堂屋出来，是那家后院——其间几无起承转合的建筑入股。就那样一路行去，穿过一家又一家的客堂、卧室、厨房、院子、花园、马棚、牛圈，直至不知身在何处。无论哪幢老屋，几进几房，某间不起眼的屋子里，或灶台边或楼梯下，必有一条隐秘的通道，直通另一幢老屋的天井——奇！想到我正闯入一段秘密的历史，禁不住心跳如鼓。摸索、寻觅、惊异、紧张、兴奋……当世界以这种令人惊异的深邃幽幽展现于眼前时，不沉浸在对历史与人生的不可知之中才怪。遂知世界远不止于它所示以人的外表，更有深藏于内的灵魂。行行复行行。待眼前一亮重在蓝天下站定，我晕且叹。回头望去，最初进去的那幢屋宅遥不可见，人已置身在村子的另一头。那些前后相接门户相通的村舍间，还真有一条秘密小径。据说，全村上百幢百年老屋，皆由这种幽暗、悠长、低矮的通道串连在一起。到底是什么缘由，让那个村子有了那样一条秘密的通道？告是早年当地甚多匪患，家家户户相接，一家有事，只须随便钻进一户人家，即可借助那条秘密小径避开灾祸——那简直就是那个村子的魂。心想，第一次凭想象穿行于那条小径者，必是天才。于是大奇。一问，村子已建起好几百年，名叫兴义。

几年后再去通海，杨杨又带我去兴义村——心想他或忘了早已带我去过。依然穿过那个门洞，依然沿那道小巷走去，转眼倒突然开阔起来，不是蓝天花草，倒是一片残垣颓壁。记忆中的那片村舍显见刚刚拆除。于是感叹那村子不独肢体消亡，也已魂飞魄散。杨杨道：幸好这些年，我早把这里全都拍成了照片，以后有人想看这个村子，只能到我那里看了——那是在宽慰我，也是宽慰他自己，无奈中竟也透出了几分幸运。

2

醉心底层生活与历史追寻的杨杨，借助数码相机拍下兴义村的照片，不过小菜一碟。保存另一些东西就不易了，连数码也奈何不得，那得靠文字，靠一支传统而又诗性的笔：如若道先前那部《小脚舞蹈》，无异一曲为旧时女性命运轻吟的挽歌，如今这部《雕天下》，却是为一位艺术圣徒心路历程谱制的绝唱了。

读《雕天下》，恰如徜徉于滇南小城，百年景观、八方风情扑面而来，如一座花园，奇树异花，浓荫幽香，让人沉醉得很。细斟这以文字砌筑的艺术花园，隐约可见一条秘密小径蜿蜒其中，让人既能穿行于一路的历史风情，也能品味景观之外的意韵。写《雕天下》时，杨杨是不是想到过兴义村那条秘密小径？不好说。然一部优秀艺术作品，无论于理于情，都该是一座艺术花园。不管构建那座花园的，是个人的悲欢离合还是民族的兴亡盛衰，倒都是用来构建艺术之官的材料；建筑的魂魄与精神，则要靠人苦心经营。地处中原之南、中南半岛之北、南亚之东的滇南，原就是一片历史丰厚、性情浓郁的土地。上世纪初得风气之先，有人走夷方、开锡矿，有人修铁路、设海关，古今中外文化剧烈碰撞，情节诡异的活剧轮番上演，越发充满了神秘与变数：鼠疫惨烈、雉戏古雅、矿洞阴森，一斧一凿的镂刻更是漫长、艰辛……黑黑红红斑斓多变的背景，一一成了展演木雕大师高石美复杂性格的舞台。书中那些看似互不关联的“建筑单体”之间，笃定也有一条兴义村那样的秘密小径。于是尽管一头扎进去，阅读时满心是那种迷离的快感晓畅的惊喜，初初却为没能一眼在纷繁、混沌中发现作家的良苦用心，稍感意外。就想，我真能寻到弥漫于那座花园里的精神与灵魂，寻到那

条蜿蜒于艺术花园里的秘密小径吗？



工匠自古就让人艳羡。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经济史、思想史，也是一部技术史、工艺史，社会每次向前都离不开工艺的进步。最伟大的科学发明，都有赖工匠去实现。中国虽号称诗书礼仪之邦，圣人除了孔孟，也有鲁班、华佗。常人如我，自小无缘工匠、大师，熟悉的倒是弹棉花、做糖人、烙饼、补鞋的手艺人。弹棉花者的大弓能弹成舞蹈，做烧饼者的擀面杖也能敲出音乐。自此只会读书，疏离江湖，日后无非一条书虫，不呆即傻。书生可以文章血汗报国，匠人亦可以绝活巧艺传世，彼此难分高下。而国人轻蔑工匠久矣，先是大倡“苦读”，“黄金屋”、“颜如玉”的许诺，阴毒得像以金玉包装的砒霜；当今又流行“傻读”，只求学历不管学问，多少人一生与书缠绵，进去了出不来，活活误尽苍生。逐名、逐利、逐商、逐官、逐色者比比皆是，都想玩“空手道”，谁还愿做个靠本事吃饭的手艺人？其实不唯读圣贤书可滋润学养，潇洒江湖、大碗酒肉亦能泡出性灵。德国的工业、科技、文化不可谓不发达，倒至今崇尚工匠胜过崇尚学历。报载，著名旅游地迈瑙岛岛主乃当今瑞典国王的叔叔，当年放弃王位与一平民女子结婚，活过90岁辞世，留下偌大产业，竟交给其30岁的女儿掌管——此女虽有伯爵封号，倒不折不扣是位醉心于制帽工艺的师傅，而她出身德国贵族的夫君也强不到哪里，只是个侍弄花草的“匠人”。

以文学方式探索工匠的内心世界，想想就让人兴味盎然。杨杨称《雕天下》乃一个乡村木匠的“精神秘史”，绝非夸张：“艺术品乃世界的精华，或世界的缩影”，“一件艺术作品往往可以阐明人性的秘密”（[美]爱默生语）。伟大的工匠堪称艺术大师，既由时代造就，也受时代制约，要成就一番大业，或比学者、博士更其艰难。杨杨笔下的高石美，演过傩戏，当过和尚，做过听差，下过矿井，浪迹过街头，耽迷过烟榻，倒怎么都忘不了他的木雕。仅这份执著，就让许多自视高雅者汗颜。如此，高石美花半生心血雕就的那堂木雕格子门，昭示的就不唯是他高超卓绝的木雕技艺，更是他一生遭际暗示出的个人命运与时代、社会的关系：时代无论穷富，从艺为文

都难。不独社会的轻贱，艺术家还须与他自己厮杀。艺术家也是人，有常人的喜怒哀乐，不同在他日复一日地扑在一块木板、一幅画案、一张书桌上孜孜以求的那种坚韧，在他一生凭着或一双眼睛、几把雕刀，一腔怜悯、几沓稿纸，一支画笔、几管油彩，与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所做的搏击与较量，竟是那样惨烈，金钱、名声、美色、豪宅……什么都可置之度外，他以他的生命与苦难对抗，欢乐是艺术的欢乐，放纵亦是艺术的放纵。人世间的善良、信义、爱恋和相知，滋润、塑造、成就着他，不公、阴毒、狡诈和邪恶，也污染、侵蚀、糟践着他。而这两者之间，是我们无法看得分明却隐然呈现的生命的耗费与灵魂的挣扎：失爱、失明，伤病、痛楚，甚而因情感无所依傍而致的某种程度的堕落。艺术的良知，艺术的追求，倒在那夹缝间歪歪斜斜地生长，如同一条小径，尽管跌宕蜿蜒，到底通向了辉煌——以一生命运去换回一次成功虽说惨淡了些，可换了我，也宁要惨淡的辉煌不要辉煌的惨淡。那让我再次想起兴义村那条秘密小径，有了它，小村子倒成了一片可供命运周旋之地。人生也一样。上苍公允，人人皆有的那段可供雕刻的时光，怎么看都如高石美面对的那片“格子”，是舞台，也是“局限”，能不能在“局限”中既雕出高天流云，又凿出人间烟火，端的是要看各人道行的深浅、悟性的高低——“格子雕”，这出自民间木雕行家的术语，还真不啻是人生与艺术的写照。

高石美的那堂“格子雕”，至今仍立在通海“三圣宫”里，连同他为此耗费的十七年时光，以及他风传人间的故事。那天我面对它伫立良久。时光悠悠，多少人事都已作古，唯它依然灿烂。石阶前，两个耄耋老人自愿在那里守候，苍苍白发辉映他们的话语，声声敲打这个世界：木雕格子门是我们村子的神，初一、十五、逢年过节、天灾人祸、大病小伤，都要到这里跪拜，求它护佑。我没跪，倒在心里拜了：唯愿它昭示的那条蜿蜒于人生、历史和艺术花园的秘密小径，连通我的血脉……

2007年3月15日于昆明

主要人物

高石美——云南民间木雕大师。

高应楷——高石美的父亲。

高荔枝——高石美的养女。

杨义山——高石美的师傅。

圆泰和尚——圆明寺的住持。

黎广修——四川雕塑大师。

李 梆——高石美唯一的徒弟。

沐应天——西宗县县令。

慧明和尚——圆明寺的小和尚。

蔡灿华——瓦哨帮的大锅头。

蔡家俊——蔡灿华的小儿子，高荔枝的丈夫。

赵天爵——锡矿老板，高石美的岳父。

赵金花——赵天爵的独女，高石美的妻子。

麻 氏——赵天爵的妻子。

安 邨——法国人，滇越铁路的勘测者。

杰 克——美国学者。

苏合林——中国学者，杰克到云南考察的助手。

达 诺——“琵琶鬼”，玉腊的母亲。

玉 腊——傣族姑娘，与苏合林结婚。后来流落到郑营，被高石美称为白嫂。

保 罗——法国人，安邨的助手，偷窃木雕格子门。

莫 桑——法国人,安邨的助手,偷窃木雕格子门。

白莫土司——高石美的朋友。

周麒牙——临安城土匪。

飞小四——郑营的地痞流氓。

段云生——法国东方会理银行干事,段家花园的主人。

郑开名——锡矿公司经理,郑家大院的主人。

周明达——个旧商人。

周姚氏——周明达的妻子。

杨 森——从事“拉洋片”的革命党人。

李歪嘴——李榔的徒弟,木雕师傅。

王聋子——李榔的徒弟,木雕师傅。

有一个好的地方名叫尼郎
那是天神赐给我们的家乡——
三座大山围住平地，
竹篷密密站满山冈。
山下睡着宽宽的坝子，
就像往前伸平脚掌。
下方有一汪碧绿的湖水，
在山头就能望见波浪闪亮。
这里的人个个老牛般苦干，
人人喜鹊般会讲。
有一些能干的工匠，
生着好心好肠。

——云南古歌

1 870年6月的一个黄昏，太阳就像病了，苍白、缓慢、孤独、茫然，迟迟不肯落山。不知为什么，夕阳下的尼郎镇显得更加衰败了。房屋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息，街道泥泞而肮脏。人们艰难地游走其间，年轻人和老年人走路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小心翼翼地前行。苍蝇一群一群地飞来飞去，嗡嗡作响，搞得行人晕头转向。有人在训斥苍蝇：天都快黑了，还出来找死？

16岁的高石美与父亲高应楷从药店出来，很快回到家里。高石美找

出一个土罐，生起火炉，在院子里为母亲煎药。火炉没有亮光，一股浓烟从药罐底下滚滚而出。父亲在房间里点燃一盏油灯。昏黄的光线在父亲的面前摇晃，一个明显的阴影从房间里延伸出来，在高石美的头上与浓烟混合在一起，又一同飘向黑暗的天空。

那天晚上，高应楷父子俩对于尼郎镇正在发生的鼠疫症，毫无觉察。就在高石美把一碗汤药端到母亲床边的时候，尼郎镇各个角落都有人死去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高石美正在思考一个问题。父亲怎么是个木匠呢？高石美觉得很奇怪。搜遍他的记忆仓库，他从未见过父亲干过一天的木匠活，难道父亲真能用他的双手建造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吗？高石美想，只要父亲多建一些漂亮房子，尼郎镇不就变得年轻了？此时，就像有一根神奇的绳子拉着高石美，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一直走下去，不久他就进入了那些流传在尼郎镇的关于父亲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里。

第一个故事已无法考证具体发生的时间，但地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尼郎镇的太和街。房子的主人也确凿无疑，是周钟岳。故事是这样说的，有一年周钟岳家要建盖新房，请高应楷去当师傅。高应楷到了周家，看见一个英俊的小男孩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脸色苍白。当然，现在用苍白一词是不够准确的。因为在煞白和惨白之间，还有白净或白皙的意味。总之，那是一种特殊的白色，高应楷一看就不禁战栗了一下。周钟岳对高应楷说，我儿子病了，一年多了，吃什么药都不行。高应楷慢腾腾地说，他是你儿子？脸色那么白，你就不害怕吗？周钟岳说，我儿子的脸色本来就白。高应楷说，我不相信。第二天一早，高应楷又对周钟岳说，你儿子快要死了。周钟岳惊问，你说什么？我儿子快要死了？真的吗？那该怎么办？高应楷说，让我来帮助你把儿子的病治好。周钟岳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高应楷从此不再说话，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每天都极其认真地从从事着他那一成不变的木匠活。周钟岳感到，在他和高应楷之间，似乎有一种奇怪的东西，把他们隔开了。当他走近高应楷身边，高应楷脸上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就会慢慢隐去，身子也随之缥缈起来。别人没有这种感觉，只有在周钟岳的眼里才会发生那种奇妙的幻觉。

小男孩的病情继续加重，舌头变黑了，如同在白色的嘴唇里跳动着一

个可怕的小动物。周钟岳吓坏了,问高应楷,我儿子真的要死了吗?高应楷说,你应该问问你自己,是你伤害了你的儿子。原来,周钟岳家的门口,有一棵老树,已经死了好多年了,树干和树枝已变成了白色,看上去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但是,就在这样一棵充满死气的老树上,竟然天天飞来一只百灵鸟。那个小男孩天天望着百灵鸟发呆,无心念书。时间一长,小男孩竟然能听懂一些鸟语,还明白了百灵鸟唱歌时的某些音律。周钟岳见儿子不好好念书,非常着急。有一天,周钟岳发现儿子在与百灵鸟对话,人鸟之间越说越动情,儿子竟然泪流满面,百灵鸟也从树上飞到窗台上,叫声与平时不同,似乎在向小男孩诉说什么。周钟岳走过去,一把抓住百灵鸟,把它撕成碎片。只见殷红的鲜血从父亲的手指尖滴落在地上,鸟羽随风飘飞。小男孩一气之下,两眼发白,嘴唇发抖,突然昏迷过去。周钟岳拼命呼唤儿子的名字。很长时间之后,小男孩才在父亲惊恐万状的哭声中醒来,他一边捶打父亲的胸膛,一边哭喊着说,你还我的百灵鸟,你还我的百灵鸟……你知道吗?百灵鸟多么可怜,多么悲伤……它今天一大早就飞来对我说,它的爸爸妈妈昨天夜里病死了……小男孩泣不成声,伤心至极。任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怎么安慰他,都无济于事。从此,小男孩病恹恹的,脸色像白纸。

高应楷加快建房进度,白天黑夜都在周钟岳家干活。他不想向周钟岳解释什么。周钟岳更加莫名其妙,问高应楷,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活,与拯救我儿子的生命有什么关系?高应楷说,以后你就明白了。

终于,新屋建好了。高应楷催促周钟岳,你们赶快搬家。就在那个时候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个小男孩一住进新房,病就好了,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,眼睛一天比一天明亮。而且酷爱念书和唱歌,不久之后,竟然就写出了一部震惊朝野的音韵学名著《泰律》。那时,人们一直不明白其中的秘密。直到有一天,周钟岳走进儿子的房间,才发现窗棂上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百灵鸟。在百灵鸟身旁有一朵鲜花,引来了一只只蜜蜂和蝴蝶。毫无疑问,百灵鸟和鲜花都是木雕的,那是高应楷送给小男孩的礼物。

高石美被父亲的故事紧紧拴住了。他望着油灯里那一点红红的星光,大脑里正重复着刚才那个故事的某些细节。母亲似乎在那个故事的优美

意境中翻动了一下，呻吟了一声。父亲用手把母亲脸上的头发轻轻捋向两边，接着轻轻抚摸着母亲的额头。随着父亲动作的节拍，油灯的火苗不停地摇晃。母亲的表情模糊不清，像一个微弱的梦境，等待着黎明的阳光来抚照。外面很喧嚣，有说话声，有呼叫声，有狗吠声。但这一切对于高石美来说，是遥远的、空洞的、陌生的。因为关于父亲的另一个故事已经开始了：

这一次，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姑娘，时间和地点依然是那么模糊，但并不影响故事的清冽和动人。此时，故事已经进入到高应楷看见一个小姑娘被她的后娘虐待。她的后娘逼迫她用两只很大很大的木桶，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水塘里挑水。若是她挑回来的水不满，后娘就毒打她一顿，还不让她吃饱饭。由于水桶又大又沉，而且还要保证水桶里的水不泼出，很显然，后娘是想让小姑娘到水塘边装水的时候，让她坠入塘里被淹死。高应楷大骂，尼郎镇竟然有如此歹毒的女人，真是杀人不用刀啊！高应楷原来就认识小姑娘的亲娘，因此决心帮助小姑娘制服那个黑心肠的女人。高应楷仿照小姑娘的大水桶，重新打制了两只，几乎与原来的水桶一模一样。不同的是，新水桶的桶底有一个女人的脸孔，那是小姑娘去世多年的亲娘。那一天，高应楷悄悄把新水桶送给小姑娘，把旧水桶砸得粉碎。随后，高应楷帮小姑娘盛满水，小姑娘一看，水桶里的亲娘正在望着自己微笑。小姑娘的眼里顿时盈满了泪水，她对着亲娘说了许许多多的心里话。那些话语很温暖、很美，每一句都在水桶深处，激起了回应。当时的情景，不仅打动了高应楷，而且也唤醒了小姑娘对亲娘的一些记忆。

当小姑娘摇晃着身子把水桶挑进家门时，水已泼出大半。后娘一见，拿起棍子就要打小姑娘。小姑娘也不怕她，站在水桶旁望着里面的亲娘，说后娘要打我了。后娘觉得蹊跷，走过去一看，水桶里小姑娘的亲娘正对她怒目而视，嘴唇一张一翕，眼皮上下翻动，整个脸犹如一团跳动的烈火，让后娘的心一阵阵灼痛，她感到很危险，立即跪倒在地，对着水桶和小姑娘，不停地磕头求饶。从此，尼郎镇少了一个歹毒的女人，而多了一支又一支美丽动人的歌曲，那是小姑娘发自内心的赞歌，是唱给高应楷听的。